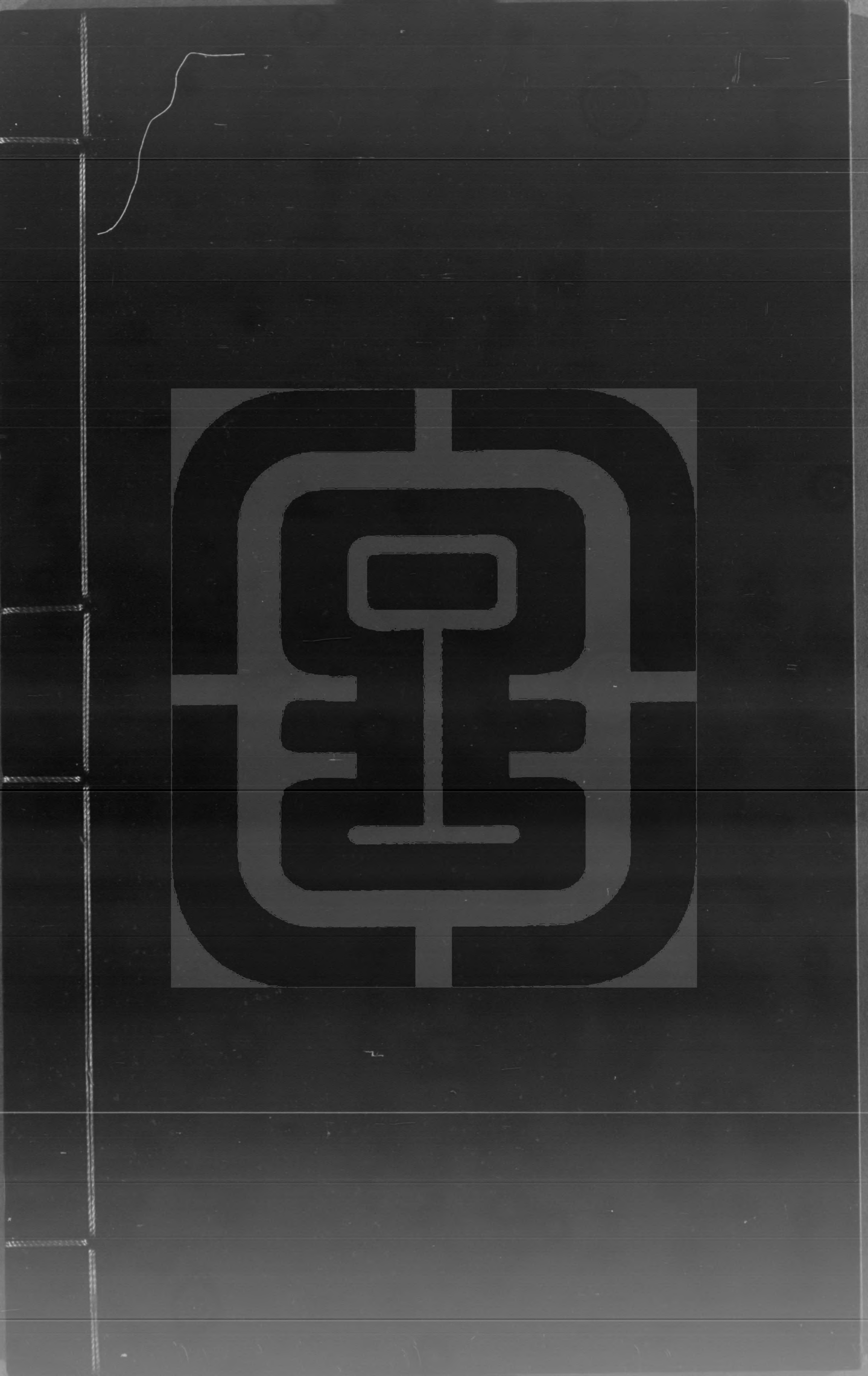

孔叢子卷第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歆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人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

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遺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羇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歆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

王曰善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然則人立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

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毋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毋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歆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毋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聊曼父之毋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

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群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荅曰

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歆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顏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今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鬼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

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恃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歆自託富貴之門庶免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歆託者誰也宮佗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

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佗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第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佗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宮佗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郗成子者也昔郗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

可以寄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

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豁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責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秪以爲

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

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頋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而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衛敵侔肩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

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喣喣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

惠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

今知改矣顧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卑國體不足苦身患解而怨報矣今秦

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賄秦以爲嫪毐功卑身尊秦以自嫪毐始王又以國賛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

順王姑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
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
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
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故之不得知政三
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大甲
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
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
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
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
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毋以其
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
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
子相衛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

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與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

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

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吊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相之世（一作霸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履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

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嘉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詰墨第十八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

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君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以異於

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
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其信已也
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
惡孔子交相惡而又往仕其不然矣記又曰
陳常殺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
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
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
若附意季孫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季
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
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
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
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
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

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弗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而

上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爲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

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臣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已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絶粮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登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歆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以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勤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不妄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

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

也秦瘋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歇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歇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

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歇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

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號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堯内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已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

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醻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兄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大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稽朴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師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禝宗廟旣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

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
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
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
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
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爲中門之外外門之
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
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敵所將戰太史卜戰
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
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
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
畢遂濤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
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于上
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
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

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
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
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
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
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
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
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

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
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
出征親絜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
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
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
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
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
而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馬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胄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于天子載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命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歿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事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

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為
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
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世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
自輔援聖以自賢歆以取信於辟愚而度其
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
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武臣
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
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
胥之引以張本然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非
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
伐鄭遇陳坦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
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
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

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然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乂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諸侯群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

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

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大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君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舍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

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躧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媟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也氣絶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戇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設戒其弟襄曰魯
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
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
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